

漢書門  
 九三六二  
 一七六二  
 八三〇二  
 冊架函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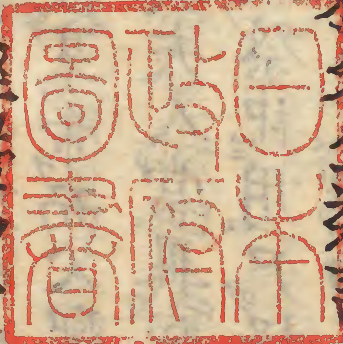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六二  
 九八二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漢	9362
冊數	8 ( 6 )
函號	298 153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六



經解第十九下

純月令儘是一部好書

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類三代以降無此也

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

編次

校梓

澄海唐伯元  
廣安姜召  
休寧范涑  
孟津王价  
茶陵譚希思  
溫陵郭惟賢

漢章文庫



與並為仁矣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縻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祭爾

萬物本乎天入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君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

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

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尸者亦自處如

已而

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為一事入器與鬼啗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

禮者因入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盡也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異居也。

正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選人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為民

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禮序云。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燕享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



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又曰  
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  
逮五季質文不同固不由是又曰禮記四十九篇雜出  
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  
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  
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  
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  
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  
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  
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

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  
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取禮之器出於民  
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  
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正斟酌  
損益之爾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  
祝史之事也

舉禮文却只是一時事要所補大可以風後世却只是  
明道大哉聖人之道三十一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  
 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  
 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公甫問  
 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  
 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  
 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又曰孔子  
 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及修虞事  
 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纜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  
 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深責弟子

也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  
 已忘則何必彈琴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  
 能如此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丘皆未可據詳看祭法多是附會者多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縹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縹  
 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  
 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為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耳



昔者英宗初即位有久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有  
闕字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  
 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  
 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  
 故不如無祭如此說子厚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祭非至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  
 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  
 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蓋人

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啻夫婦  
 並祭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  
 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  
 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  
 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  
 是美文墨之士為之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



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  
限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  
是也

儒行之篇此書全無義理如後世游說之士所為誇大  
之說觀孔子平日言語有如是者否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  
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甄稷黷掃地  
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  
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皆義甚彰灼但孝經之  
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

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  
矣周公必不如此

又問郊天冬至當下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待  
下邪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  
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神以妙用言之  
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  
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  
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此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  
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



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也。

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宗之名。非已宗於人也。

禮云宗子如不作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

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

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

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

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

只有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

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

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

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

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

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入宗之。此無宗亦莫

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

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



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皆  
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  
彌也。

禮長子不得為之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  
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祭之法自合立廟  
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  
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  
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

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偽也必  
須用時之服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  
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  
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昏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常  
盛其服况古亦有是士乘墨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



而服之亦偽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可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腹腫背冷故味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壘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道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

酷哉曰深山為虎狼食貴人為螻蟻食一也故壘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為爰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爰故用松脂塗棺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



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  
 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今之有服亦是豈  
 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  
 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愀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  
 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  
 救之况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  
 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  
 獨無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者服是也異姓之服只  
 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

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  
 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  
 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  
 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終兄  
 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  
 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  
 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  
 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



廟或祭寢廟制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高祖非人道也以此知祭法非三代之書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墜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久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知

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久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



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  
蓋姑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  
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  
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  
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  
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  
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為之童孩奴  
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之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  
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  
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  
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  
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問先生曾脩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  
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  
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  
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  
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  
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



數若禮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刪定未了蓋  
 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乖謬之說本不  
 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  
 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珠玉  
 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  
 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  
 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  
 工所生自有二般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以為事其舊嘗修六禮  
冠婚喪祭鄉飲士相見 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

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  
 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去 每月朔必薦新  
仲春薦令 四時祭用仲月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  
 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廟初生之祖 立春祭先祖季  
 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作  
 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作 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  
 配於廟中正位祭只一位者 祭先祖亦無主先祖  
 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二位  
二位異所者舅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而止者緣人情也  
 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



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  
 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  
 甚瀆禮經但於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廳蓋廟  
 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之意家必有  
 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  
 夫婦自相配為位既祧埋於所葬處如奉祀廟必有主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埋  
 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獾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如此  
 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  
 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人  
 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

毋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  
 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  
 義禮古人直是誠質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  
 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  
 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稗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  
 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  
 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  
 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



二和類記 卷一 十一  
未免墓祭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畧云：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太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

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太義，所生存乎至情。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陛下以身繼大統，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踈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



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  
 濮國大主如此則自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  
 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  
 嗣皇帝名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國大王自然在濮王極  
 尊崇之道于仁廟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  
 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後世之法

又代大中上皇帝論昭陵書畧曰臣觀秦漢而下為帝  
 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養如之何其  
 亡也安厝如之何然而鮮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  
 獨魏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為之遠慮至今

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冊嗚呼二嗣君不苟為崇侈以  
 徇己意乃以安親為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葬霍光秉  
 政暗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容物赤眉之亂  
 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光自為之為其不能  
 深慮以致後害也二君從儉後世不謂其不孝霍光厚  
 葬千古不免為罪人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  
 者無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耳苟若務合常情遂亡遠  
 慮是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又曰臣嘗  
 游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傍居  
 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



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代富弼上神宗論永昭陵疏畧云往者營奉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聽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於迫卒不復深慮博訪凡百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壙中又為鐵罩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宮之厚度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將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膽喪今也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因此事會當為之謀竊以周公制合葬

之禮仲尼善魯人之祔葬歷代諸陵雖不盡用亦當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謀聖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訓歷代之舊藝祖之法循而行之可無疑也。老臣願陛下思安親之道為後日之慮決於聖心無循浮議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陛下莫大之孝復何難哉在陛下斷之而已。富公竟顧慮不果上遂為忠孝罪人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



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忍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總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藜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

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約。只約。



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凡人冢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常家會法。可取也。然族入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首乳。須看使

入然食已子而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乳而食。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為害。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貶。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木風起。說大畜卦。天一作說風。君貶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貶此一事亦過人。



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申謝未

州人用休渾

張子厚罷夫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  
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  
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  
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  
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  
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  
而吏士之勞也能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  
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

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范公公一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

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

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

而已何得更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

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泰伯伍子胥二廟

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

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謁子胥鄉人忠魂未絕似不可廢

史評第二十

純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



適於義孔惺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納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惺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惺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後漢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名節之可重如此至然一變可以道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今日朝廷正使看故得許多時寧息

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

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符逐州史刺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

為希文者

晉城縣令書名記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失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



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言古史不可得見而題名記猶為近古文字極高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禁於傳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復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夢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

曰二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作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入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



事君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  
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  
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  
臣所不能為可乎使齊操之徒只為所見如此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  
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  
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  
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  
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  
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  
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之臣不能為之功非

也  
或問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  
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業也  
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便是中庸之道  
曾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  
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謂  
周公有入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  
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子為孝  
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



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  
 左氏乃是闕止為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項王放他入來者  
 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  
 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蕭  
 何又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  
 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  
 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  
 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如失左右手  
還是真情

蕭何大營宮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歛怨自安謝安  
 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  
 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入道漢高祖能用  
 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安發發必中  
 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  
 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  
 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  
 與赤松子遊只是不肯事高祖如此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



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不知張良用高祖爾秦滅韓  
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  
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  
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  
松子遊是不願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  
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  
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  
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  
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

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  
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  
拙其後成功亦幸如入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  
安能如此漢庭諸臣少有讀書者陳平亦曾讀書來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為將  
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  
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邪至於罷  
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



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祖則甚忽然當時皆右祖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祖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入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

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看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許或權術不知權正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詐便是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涅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須燭理明



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眾人怨釋否？曰：固是眾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

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天聖人絕地通以此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左是今情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顥常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棣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



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殆無遺論矣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與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

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主嘗自觀五丈原非曰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



飲枯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醜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

所向藥自不當飲世說源流曲盡為古今史論第一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

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

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

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

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

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

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

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

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

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本

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慕肅

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實權臣

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

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

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

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

持得數十年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  
非五倫不能到此  
 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  
 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  
 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  
 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只為  
 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  
 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  
 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少者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  
 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  
 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

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  
 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  
 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  
 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  
 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  
 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  
 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  
 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先生曰  
 此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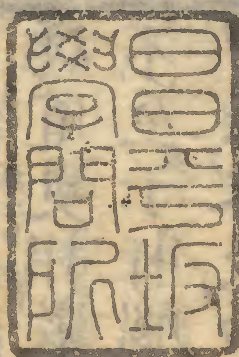


於魏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雖何所取耶？温公竟如舊說，魏徵出處似管仲，其功亦相當，温公之見未為不是。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其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啓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廢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

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于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雖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



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二程先生類語卷之六止

寬政戊午



